

蓝调文丛

刘文飞 著

别样的风景

文字是文化的衣裳

也谈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

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 诺曼尔文学受与俄语文学

俄语文学：肖洛霍夫之后

问题之后的东瀛

冷和淡的俄国历史文学 俄诗家们的历史和风格

古今俄罗斯的文学地图

漫话俄语与东欧

俄罗斯出版业的昨天和今天

“道德的”生态文学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重提托尔斯泰的出走

刚硬的铁中之宝地

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

再谈“白银时代” 阿尔志罗夫和他的《列宁》

托尔斯泰的孤独

心灵一瞥书：陀思妥耶夫斯基

普里什文和他的《大自然的日历》

阅读普里什文的六个理由 普里什文是写八十岁

漫长的阅读和青春的记忆

普里什文与普里什文

文明的种子 普里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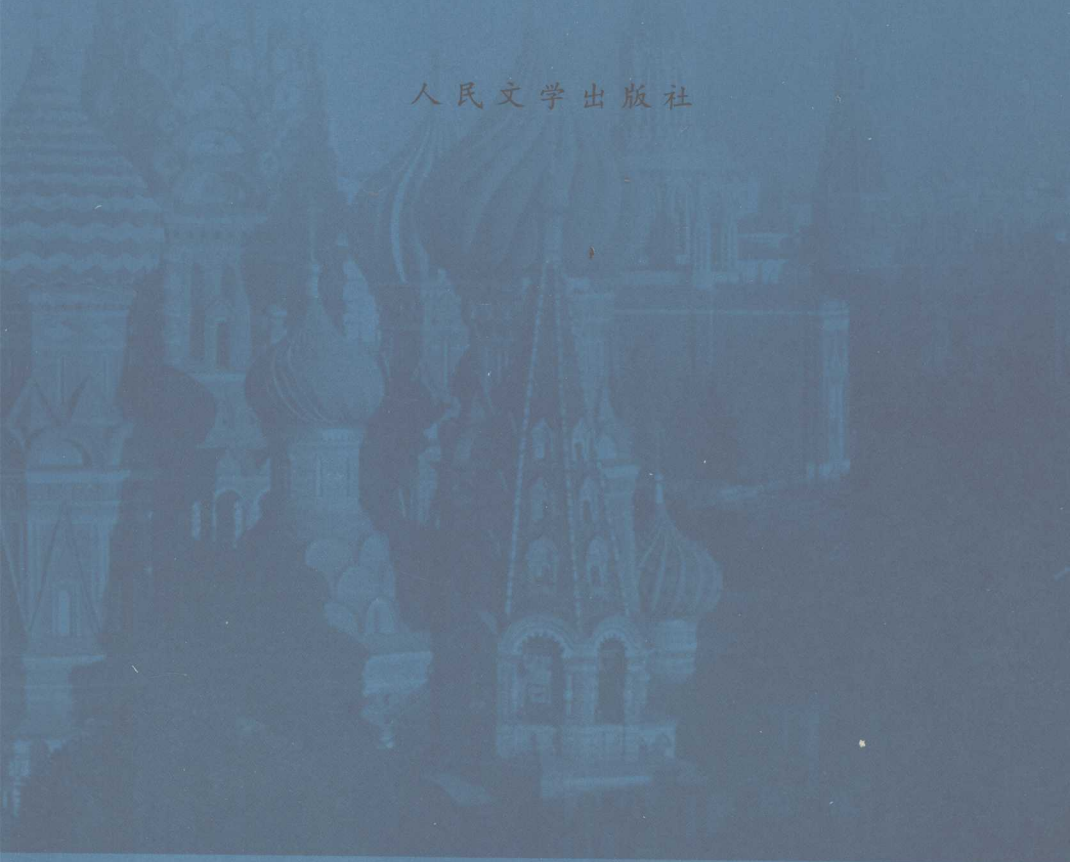
普里什文的巴别塔 普里什文的《俄罗斯美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别样的风景

刘文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样的风景/刘文飞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蓝调文丛)

ISBN 978-7-02-005821-1

I. 别…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4219 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印制: 周小滨

别样的风景

Bie Yang De Feng Jing

刘文飞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978-7-02-005821-1

定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这是一套别具个性的散文随笔荟萃，作者是时下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十位代表性人物，他们既是各自学术领域的专家，又在散文随笔写作方面颇有建树。

之所以命名为“蓝调”，是因为丛书的写作风格与蓝调音乐的率性发挥颇有相似之处。这些学者常年浸淫在外国文学和文化中，严谨缜密的思维和自由潇洒的漫笔交互影响，使得他们笔下挥洒的既是对外国文化的一种私人诠释，又是优游放浪的诗性释放，适合在山光水色中伴着咖啡或香茗悠闲地阅读消遣，而这正与蓝调布鲁斯音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蓝调文丛”的亮相，必将为读者奏响一阙声部丰富而余韵悠长的蓝色乐章。

目 录

第 一 辑

文字是文化的衣裳	003
也谈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	007
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	016
诺贝尔文学奖与俄语文学	023
俄语文学：肖洛霍夫之后	033
凯旋之后的失落	038
哈尔滨的俄国侨民文学	042
俄语诗歌的历史和风格	048
当今俄罗斯的文学地图	062
漫谈俄语布克奖	068
俄罗斯出版业的昨天和今天	080
“道德的”生态文学	084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092

第 二 辑

重提托尔斯泰的出走	107
明亮的林中空地	115



寻访陀思妥耶夫斯基·····	124
两座“樱桃园”·····	131
阿尔志跋绥夫和他的《萨宁》·····	137
茨维塔耶娃的孤独·····	148
心笺·情书·诗简·····	153
谁是大师?·····	162
普里什文和他的《大自然的日历》·····	166
阅读普里什文的N个理由·····	177
索尔仁尼琴八十岁·····	181
成长的烦恼和青春的记忆·····	193
索尔仁尼琴遭遇挑战·····	203
文明的孩子·····	210
悼布罗茨基·····	233
彼岸的巴赫金·····	239
叶罗菲耶夫的《俄罗斯美女》·····	245
别样的风景·····	254
佩列文的《过渡时期辩证法》·····	261
那迟钝木讷的钟摆·····	265
普罗哈诺夫和他的《黑炸药先生》·····	271

第 三 辑

俄罗斯文化的东西南北·····	285
雪的莫斯科·····	288

莫斯科河·····	291
莫斯科大学·····	294
俄罗斯的“双都”·····	302
大剧院与《天鹅湖》·····	307
莫斯科艺术剧院·····	312
圣彼得堡佚事·····	319
游谢尔吉镇·····	325
湖与海·····	329
黑海边的竹·····	333
伏尔加之旅·····	336
后 记·····	340

第一辑

landiaowencong

001





文字是文化的衣裳
也谈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
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与俄语文学
俄语文学：肖洛霍夫之后
凯旋之后的失落
哈尔滨的俄国侨民文学
俄语诗歌的历史和风格
当今俄罗斯的文学地图
漫谈俄语布克奖
俄罗斯出版业的昨天和今天
“道德的”生态文学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文字是文化的衣裳

像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一样，俄语也正在遭受来自英语的威胁，大量英语单词和表达方式进入俄语，年轻一代以说“英语腔”的俄语为荣。此事甚至惊动了国家的管理层，不久前，普京总统就出面签署了一份要求维护俄语“纯洁性”的命令。

俄语属斯拉夫语系，而斯拉夫文字的起源则要追溯到公元九世纪，其创始人是一对兄弟——基里尔和梅福季(Кирилл и Мефодий)。

公元八六三年，兄弟俩应邀来到摩拉维亚(在今捷克境内)，创办了斯拉夫教会，并动手翻译宗教经书。他俩在翻译和传经的过程中创建了一份字母表，即后人所称的“基里尔字母表”(Кириллица)，这个字母表构成了今斯拉夫各国文字的基础。(打开微软的操作系统，可以在“多语言支持”中看到一种“西里尔语”，这个“误译”指的就是包括俄语在内的多种斯拉夫语。)大约在公元十世纪前后，基里尔字母从摩拉维亚经保加利亚传到了俄罗斯，其形式与俄语复杂的发声系统颇为吻合，因此迅



莫斯科的语言纪念碑



速得以传播。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言，主要被运用于宗教界，后称“旧斯拉夫语”，而民间的口头语言则称“古俄语”，两种语言平行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罗蒙诺索夫对俄语的“分类”，直到普希金以其创作对俄语的“提炼”。

在欧洲诸种语言中，俄语是相对后起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来文化和外族语言的影响。在俄语十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它先后遭受(或曰接受)过他族语言的大规模渗透。在俄语形成初期，其绝大部分抽象名词都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十七世纪之前，由于商贸和战争的缘故，荷兰语等北欧词汇被引入俄语；彼得大帝全盘欧化的改革，叶卡捷琳娜女皇对祖国德意志的眷念，使得法语和德语词汇一时竟在俄语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在彼

保加利亚国家图书馆前的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纪念雕像



得时期，不会说法语的贵族会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据语言史学家称，彼得时期引入俄语的法语词汇就多达一万个。但是，经过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时期，在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之后，俄语的“文学性”和“纯洁性”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然而，在二十世纪，俄语却又面临了几次性质不同的冲击。过于一统的体制为了保持合唱的齐整，往往会牺牲个性的声音，二十世纪俄语中泛滥的领袖语录、政治词汇和官方套话，降低了俄语的表现能力，甚至使它在某些领域患上了“失语症”；伴随着二十世纪后半期科技革命的兴起，所谓的“科学风格”对语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方面，科技词汇大量进入日常语言，似乎使得语言越来越难以为普通百姓所理解，所掌握；另一方面，过于理性、过于实用的态度在迅速地剥离语言的非功利外表，语言变得越来越枯燥，越来越简单；最后，就是在所谓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对俄语的强大冲击。

任何一种语言中都不乏外来词，对外来词、甚至是外语表达方式的借用，是一种语言保持活力、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这也是各民族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必然结果，很难想像会有一种绝对封闭的语言系统。据语言学家统计，英语词汇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外来词。托尔斯泰说过：“一定比例的外来词会在语言中扎下根来。没有必要去竭力回避它们，也没有必要去滥用它们。说‘电梯’就比说‘自动升降机’要好听一些……”但是，今天的俄语所面临的正是“比例”和“滥用”的问题。在美国影视作品、广告和畅销书等狂轰滥炸之下，大量的英语流行词汇进入俄语，由于俄语同样是拼音文字，只需将英文字母替换成俄文字母，便可以得到一个俄语“新词”，而且这类新词还大有取代俄语中原有同义词的趋势。如果说，像“电脑”、“畅销书”、“传媒”这些新词步入俄语还是自然而然的话，那么，像“办公室”、“商人”、“演出”这些俄语中早已有之的词，如今却要用俄语化的英语词来表达，则是一种时髦了（кабинет/офис；



торговец/бизнесмен; спектакль/шоу), 似乎只有这样才不显得土气, 才显得有品位、有教养。这样的心态不仅表现在少数“前卫”青年身上, 而且在新闻界、商界, 乃至文化界和政界都有了触目惊心的表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如今英语中所有的常用词和流行词, 都已经有了其俄语的“克隆版”。英语对俄语的渗透甚至在语言中变化最为迟缓的语法范畴也有所表现, 出现许多去掉词尾的“压缩词”, 如 криминал (криминальный случай, 犯罪案件), детектив (детективный роман, 侦探小说), наив (наивный вид, 天真状), интим (интим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亲密关系) 等等。这一语言变化现象已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普京总统禁止在俄语中滥用英语单词的命令, 表明了官方的态度。而在知识界, 人们则付出了更多的、更为具体的努力。从1986年起, 在俄罗斯又多了一个节日, 即“斯拉夫文字节”, 每年的5月24至25日, 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界人士都要聚集到某一个俄罗斯古城, 参加关于俄罗斯语言的研讨会以及相关的展览和表演活动, 这样的纪念活动先后在诺夫哥罗德、基辅(苏联解体之前)、雅罗斯拉夫尔等地举行, 近年的庆祝活动则先后在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等地进行。

在俄罗斯有这样一句俗话: “没有文字的民族, 就像没穿衣裳的人。”文字就像一件得体的衣裳, 穿上它, 人们才能体面、自信地步入世界。文字是文化的衣裳, 珍惜语言就是在继承民族的文化传统, 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你已经有了一身漂亮的衣裳, 你又何必去借穿他人的旧装呢!

也谈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

语言中总有一些用不俗的名词，“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都是这样的词汇，每个民族的文学史中似乎都有被这样命名的时期，而此类名称所指的繁荣或珍贵又绝不仅限于文学范畴。



缪斯雕像

如今，被冠以“白银时代”之称谓的一段俄国文学和文化，又突然成了我们一个热门的话题和热门的出版选题，报刊上以此为题的文章不断亮相，光是以“白银时代”为题的丛书就接踵出了四套（作家版《白银时代丛书》六种，学林版《白银时代俄国文丛》五种，云南人民版《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七种，文联版《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四种），真可谓热闹非凡。

这样一种热闹的场面，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从阅读客体的角度看，世纪之初的俄罗斯文化的确是五彩缤纷、硕果累累的。在“白银时代”，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天才成群地诞生”的罕见现象又一次在俄国出现。使人难以想像的是，在那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在革命和战争此起彼伏的社会背景下，俄罗斯这一无论就文化传统还是就经济实力而言在欧洲并不十分强大的民



族，却向二十世纪、向全世界贡献出了一大批的大师与杰作，并为诸多文化门类在二十世纪的走向开了先河，如哲学中的宗教存在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诗歌中的阿克梅主义，美术中的康定斯基，音乐中的斯特拉文斯基等等。那的确是一座文化的富矿，我们同时推出几套丛书，其中却很少有相同作家或作品的“撞车”，这也能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那一时期文化积淀的深厚。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化不仅未能在十月革命之后得到持续发展，反而受到了有意的冷淡，甚至是有意的遗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阅读和研究。可以说，在当今的俄国，“白银时代”也同样是一个新的阅读热点。另一方面，从我们主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读者对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一直有着一一种较强的“阅读期待”，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传统的“苏联文学”似乎突然“贬值”了，与此同时，新的俄罗斯联邦却始终未能提供出足够多的、具有征服力量的新阅读文本，于是，我们将期待、选择的目光投向绚丽却又陌生的“白银时代”，乃是十分自然的。当然，促使我们关注“白银时代”文化的，也许还有在世纪之末梳理二十世纪文化遗产的某种潜在愿望，还有对“世纪末情结”有可能在“白银时代”文化中得到抚慰、赢得共鸣的某种希冀，还有学术圈中欲描绘出一幅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完整画面的刻意努力等等。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必然的、偶然的因素，共同制造出了目前这个“白银时代文化热”。

我国学者关于“白银时代”的讨论也很热烈，单就“白银时代”这一称谓的来历，就有了诸多意见。起先有人说，是俄国学者马科夫斯基在六十年代出版于慕尼黑的一本俄语诗歌专著中，首次用“白银时代”界定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现代主义诗歌思潮；后来，有人在俄国学者的论述中发现，马科夫斯基本人称，是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最早提出了这一名称；最近，又有人从俄国的相关资料中发掘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俄国诗人奥楚普，他于1933年在巴黎的俄国侨民杂志《数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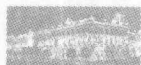
刊出了一篇题为《白银时代》的文章。其实,“白银时代”这个名称是谁最早提出的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名词毕竟不像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或昆德拉的“媚俗”等词那样是由作者独创出来的,被赋予了

什么特定的含义,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用、并且也一直被沿用的词,就像“文学”等词一样,其内含和指向已十分确定。我们不知道“文学”一词是谁最早提出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作为整体的文学持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理解。

在是否使用“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至今仍有一些学者(主要是一些老辈或老派学者)很反感“白银时代”的提法,认为它并不构成一个“时代”,他们很留恋前苏联学者那个明确却累赘的概念:“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似乎一用“白银时代”的概念,就是抬举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就是让它与其前辉煌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其后繁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平起平坐了。其实,将前苏联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如索科洛夫等)的研究成果与当今有关“白银时代”的著作做一个比较,发现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再者,“白银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与其前、其后文化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不能因为其持续的时间短而忽视其独具的内涵和外延。因此,“白银时代”不构成一个时代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再看一看实际情况:在欧美斯拉夫学术界,早在六十年代就启用了“白银时代”的概念,大学里一直开设有以此为题的课程,以其为内容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俄



白银时代诗人群
像: 马雅可夫斯基, 勃洛克, 曼德里施塔姆, 茨维塔耶娃, 阿赫马托娃, 帕斯捷尔纳克。



国，这一概念也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了，就是以前那些用惯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之概念的学者也转而采用更简洁、更顺口的“白银时代”了；而在我们这里，“白银时代”的说法即便不能说深入人心，至少也已让圈内人士耳熟能详了。所以，现在来谈论是否该使用“白银时代”的提法，似乎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是，在目前关于“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有两种倾向是值得关注的：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内涵宽泛化，另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性质意识形态化。

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通常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和苏维埃文化之前这一时间段中的文化，它横亘在两个世纪的交接处，时间跨度为二十余年。关于“白银时代”的分期，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它大致的起止点还是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界定，即托尔斯泰之后和十月革命之前。当然，你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后期创作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列耶夫等人的创作就已经显现出了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所不同的一些特征；当然，你还可以说，十月革命并未能截然阻断“白银时代”的文化惯性。任何一个时代都与其前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时期的划分因而也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白银时代”的划分倒还有着更为牢靠的依据，因为，作为其开端的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有着与传统俄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趣味，而注重个人价值和艺术创新的“白银时代”文化，必然会在倡导集体和集权的十月政治革命后不久迅速地中止。面对这样一个相对清晰的文学史分期，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仍想做某种“扩大化”的工作，在尽量拉长、抻宽“白银时代”。有人欲加大“白银时代”的规模，认为其上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限为斯大林时期的开始；有人则欲增加“白银时代”的内容，认为它不仅应该包括当时已近尾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新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而且还应该包括普列汉诺夫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列